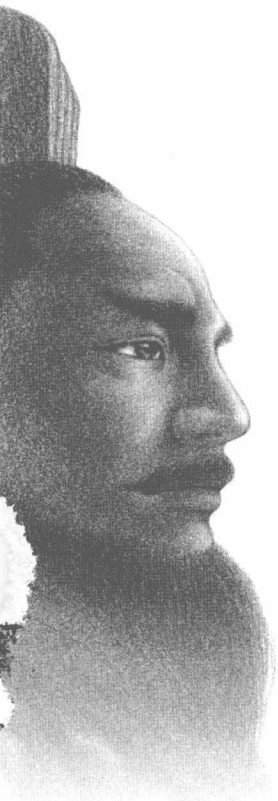


# 项羽与刘邦

〔日〕司马辽太郎◎著

第一部



# 项羽与刘邦

〔日〕司马辽太郎◎著 王学东◎译

第一部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项羽与刘邦. 第1部 / [日] 司马辽太郎著, 王学东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8  
ISBN 978-7-5442-4448-0

I. 项… II. ①司…②王… III. 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646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165

KOUU TO RYUUHOU

Copyright © 1980 by Ryotaro SHIB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0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XIANGYU YU LIUBANG

项羽与刘邦

---

作 者	[日] 司马辽太郎
译 者	王学东
责任编辑	余 晋 翟明明
特邀编辑	张 苓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a href="http://www.readinglife.com">www.readinglife.com</a>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崔振江
内文制作	李艳芝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a href="mailto:nanhaicbgs@yahoo.com.cn">nanhaicbgs@yahoo.com.cn</a>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9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442-4448-0
定 价	25.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始皇驾崩	1
第二章	乱起江南	17
第三章	沛城浪子	32
第四章	沛公举兵	50
第五章	张楚兴亡	74
第六章	北渡大江	95
第七章	项梁身死	112
第八章	刀劈宋义	132
第九章	巨鹿之战	151
第十章	章邯降楚	170
第十一章	良谋出世	186
第十二章	取关中	205
第十三章	鸿门宴	221
第十四章	汉中王	241

## 第一章 始皇驾崩

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嬴政，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征服六国，将中国置于其绝对统治之下。在此之前，中国一直四分五裂，各诸侯国割据一方。这种状态在当时的人看来再正常不过了，而统一反倒让人感觉不正常。

“那个家伙，就是皇帝？”秦始皇在位期间，经常到全国各地巡幸，许多在路边见过他的人都会发自内心生出这样的疑问，其中不免包含被他灭掉的各国遗民的复杂感情。这话简直就相当于在说：统一中国实在是蠢猪才会干的事。那说来几近于虚无缥缈的幻想，却由这个家伙给变成了现实，怎不让人心中疑惑？首先，“皇帝”是个新词，完全是嬴政自己编造出来的。这个词很新颖，人们还不熟悉，自然更没有对皇帝本尊怀有敬意的习惯。

在此之前，统治各诸侯国的是王和贵族。但是，秦始皇把那些制度全都废了。以前，平民生下来就将王和贵族奉若神明，从来没有窥伺他们那天赋地位的念头，因此，天下得以安定。只有遇上大饥荒的时候，老百姓才成群结队地四处流浪，去寻找食物，根本不理睬那些所谓的王和贵族，但也仅此而已。

始皇帝将过去施行的那些看似理所当然、实则荒谬透顶的制度，统统予以废除，以中央集权这种匪夷所思的形式取而代之，并将权力的大网撒遍天下，企图以官僚机构织成一张精密大网，将所有老百姓收入其中。他统治的依据是法，以法论刑罚，以法行税收，以法征劳役，如此等等，一切均照法强制执行。这阵仗六国之民哪里见识过？只有一直处于边远地带的秦国人民有过这类经历。总之，整个国家现行的各项制度，全部都是征服国秦原来的那一套。

“诸侯国的时代已经结束，天下改姓秦了。”统治阶级这样宣扬。但由此带来的繁文缛节，让从没有过这类经历的中原百姓烦透了。而且不只讨厌繁琐的法令，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该怎样表达尊敬的意思，老百姓也踌躇再三，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要求。

人们后来才渐渐明白，皇帝是这片大地上的唯一权威，皇帝一人掌握着这套官僚体制的大网，只有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将网收拢打开，一切都由他说了算。而且，只有皇位可以世袭。既然贵族这一根本就说不清楚的中间阶层不复存在，皇帝本人就得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了。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皇帝孤零零吊在一棵大树上，下面全是平民百姓。

这岂不是意味着：只要把那家伙拽下来，自己就能当上皇帝了？

这个奇特而又符合情理的念头，在很多平民百姓的头脑里滋生出来。如此怪诞的政治理念在之前的历朝历代从不曾有，这肯定也是目前这套制度的创立者始料未及的。

这位皇帝制度的创立者对大兴土木情有独钟。所有能被调动调的老百姓都被征来做这些事情，其中包括为他修建宫殿，在他生前就修好坟墓，还要修筑从首都咸阳出发通往天下的御道。在这些民工里，有一个名叫陈胜的人。后来，当他煽动同伴为推翻皇帝奋起反抗时，还曾为激励那些诚惶诚恐的百姓，高声喊出那句流传至今的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并不完全是陈胜的创意，施虐者秦始皇帝也有份儿。如果没有他开创的史无前例的政治空间，陈胜再怎么扬起皮鞭震得地动山摇，再怎么大声喊那句名言，也不会一呼百应。

独自面对天下百姓（当时中国有五千万人），可以想象极端自信的秦始皇帝也多少有些担心和紧张。只是他并不想利用官僚体系，只想靠粉饰自己来掩饰心中的恐惧。他企图把自己严密庄重地武装起来，以显示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他创造了“皇帝”这一称号，还规定了一个只有他才能使用的自称：朕。从此，这个字成了皇帝的专利。

秦始皇帝为出行而专门修建了御道，这一重大举措也完全是为了彰显他的至高无上。他修建如此庞大的道路网，也许与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遥远的罗马帝国建成的军用道路不无联系。甚至可以认为，东西方虽还没有正式交通往来，也有可能是听到传闻，他才产生了这个念头。虽不及罗马帝国的道路那么规范坚固，整个工程也算是精心之作。路面铺满石子，每一粒石子都是民工蹲在地上用小锤子一个一个敲进去的。想到这一点以及整个道路网工程的浩大，调集的民工数量之多也就不难想象了。

“普天之下都归我一人所有。”秦始皇帝这种权威理念的具体表现，就是把无数

平民百姓从他们居住的乡村驱赶出来，使其成为从事各项土木工程建设的民工。此外，他还以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为理由，大肆屠戮平民，杀鸡给猴看。比如有一次，一块陨石从天上掉了下来，由于那块陨石上有对他不利的字迹，他就令人追查，最终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他就把陨石周围的百姓全部斩尽杀绝。

“杀！”只要皇帝一声令下，手下那些官吏就动手砍人。始皇帝根本没意识到这是暴行。他想的是：皇帝活着，就是要干这种勾当的。

这样杀人像是别有用心，他必须以事实表明自己与从前那些陈腐贵族如齐王、燕王和楚王之流截然不同。换句话说，为表明自己一人也能直接面对亿万苍生，唯有采取杀人以显示权威这一条路。

大肆杀戮的行为只是始皇帝统一事业的一个方面，整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秦统一天下之前，文字因地域不同而各有所异，而他舍弃大量文字不用，将选出来的加以整理，最终使文字得以统一。此外，他还统一了因地域不同而千差万别的度量衡。由此看来，皇帝真是日理万机！

历史上的秦始皇，登上皇帝宝座后仅仅活了十个年头。在如此短暂的时光里，他做了各种必须做的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巡幸天下，使各地百姓都得以瞻仰他本人的尊容。从这一点来看，比起后世那些经验充足的皇帝，他这个皇帝当得实在外行。还有，后世皇帝都把宫殿修得宏伟庄严，以“礼”来约束百官和百姓，只消显示皇帝如何尊贵就足够了。由此，弘扬礼教的儒家学说就大大发挥了作用。然而，嬴政毕竟是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还不懂得运用不出门就能使自己显得威风八面的儒家学说，反而下令全面禁止，还焚烧了儒家的书籍，更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

最后，为了显示皇帝是多么伟大，他下定决心巡幸全国。

这种巡幸十分频繁。对他而言，巡幸简直就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业。他乐此不疲，甚至最终病死在巡幸途中。每次巡幸，都有几十万阵容豪华、全副武装的军队随行，无数象征秦帝国威严的黑色旌旗随风飘扬，数不清的金属兵器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充分展示了这位皇帝在当世的无上权威和至高尊严。始皇帝西至陇西；东则巡视了黄河流域的主要城池，甚至到过山东半岛之罘山（现在的芝罘），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大海；又登琅邪台，返回途中经过彭城；然后南下遥远的扬子江畔，足迹踏遍那里的要冲。

为保证政权体系正常运转，随行文职官员的数目多得吓人。始皇帝自己始终

坐在车里。车辆装饰得宛若一座小小的宫殿。不知道是哪位能工巧匠设计，很多窗子都能自动开关，车里的温度可以随时调节。这辆车被赋予了特别的名称，叫做辘轳车。“辘轳”二字很有可能是专为这辆车创造出来的。

巡幸队伍到达大城小镇，百姓都会前来围观。当时的百姓还没有像后人那样受到礼教的熏陶，因而并不下跪礼拜，只是挤成一团，兴致勃勃地看热闹。每逢这种场合，始皇帝便把辘轳车的窗子微微打开，让平民百姓能看到自己的脸。“君临天下的皇帝驾到，你们有幸可以拜见了。”带着这种想法，始皇帝转动头颅，想让所有人都能一睹他的尊容。

“他就是自称皇帝的嬴政吗？”一些无赖之徒毫无敬意地看着那张脸。皇帝热衷于把脑袋转来转去，以致后来那些奋起造反以图推翻他的政权并坐上皇帝宝座的人，大部分都记住了他的模样。他简直是在丢人现眼！人们看到这张脸的时候，都在想：“只要把这家伙打倒，我就能成为他。”当时皇帝的存在并没有贵族制度和礼教思想等武器的保护，那些充满野心的人自然而然产生了这种“帝位伸手可得”的念头。从后世的帝制来看，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发明“皇帝”这一称呼的嬴政，不可能像后世同行那样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发时者总会有巨大的疏漏。

在后来的造反者行列里，有一个出生在沛县叫刘邦的人，就曾在京城咸阳的大街上亲眼见过始皇帝。当时刘邦正为始皇帝服劳役。有一天，他有幸目睹这位天下最有权威的人正安详肃穆地从宽敞的街道上招摇而过，不禁被那种壮观的场面打动，不禁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嘟囔道：“大丈夫当如是也！”他并没有对皇帝产生无谓的抗争心理，只是胡乱摇摇头，内心深处羡慕不已，但这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感动。这种反应确实符合刘邦的性情。

另一个著名人物项羽则是在江南的会稽遇到始皇帝出巡的。他混在人群中看热闹，当豪华的辘轳车驶近时，竟大声喊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之！”

这句冲动的話让一旁的叔父项梁惊恐万分。项羽大声喊出的这句话由《史记·项羽本纪》记录在案，“取而代之”一词甚至成了成语。这是项羽的肺腑之言。项羽有强烈的自尊心，他根本就不觉得眼前这个坐着辘轳车、穿着宽袍、名叫嬴政的满脸皱纹的家伙有什么价值和本事。

始皇帝纯属偶然地降生在秦王家里，才当上了皇帝，既不是刘邦那样的草根，也不像项羽有过流浪的经历。秦地处西北，杂居着半耕半牧的少数民族。要



治理好这块土地，除了依靠由法律、刑罚和皮鞭支撑的专制制度以外，别无他法，所以秦很早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建立了法制国度。秦国缺少中原地区逐步成熟起来的人文知识，却掌握了铜、黄铜和铁等的高超冶炼技术，深耕的农具和锋利的兵器也十分充足，其数量远远超出东部六国（楚、齐、燕、韩、魏、赵）的总和。

秦具有的专制制度、先进的生产力与兵器的优越性，使得它凌驾于六国之上，及至秦王政即位，很快就将六国灭了，完成了可称为奇迹的大一统事业。

“嬴政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这种看法已经深深植入那些四处流浪的六国遗民心里。原六国的百姓本来就把秦视为蛮夷之国，且对其血统始终抱有蔑视。一个长期被蔑视的诸侯国的头头竟然当了皇帝，别说刘邦项羽，任谁也不会将他放在眼里。

始皇帝对此心中有数。唯其如此，他才要在各地修建令百姓目眩神迷的巨型建筑物，还要浩浩荡荡地列队出巡，让天下看到自己那张脸。不过，他到处露面，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这种行为反而刺激了刘邦、项羽等无名鼠辈，让他们生起野心。

除了巡幸，始皇帝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愿望。人的一生注定逃脱不了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但他却心怀希冀，以为万能的皇帝可以躲过这一关。正因为一直生活在人文观念淡薄的西北边陲，他从不被细枝末节的文化意识困扰，反倒能采取一些合理的思维模式。简单地说，他信上了方术。方术在当时就等于科学，那些来历不明的方士，像后世的人谈论科学一样大谈特谈神仙。始皇帝命令他们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为此散出万金，而且连续不断地散下去。

他催促方士们炼出好药来，并大量地服用那些人调制出来的东西。据说他甚至服用了某种类似水银的药物。水银毒素日积月累，结果必定是让人穿肠破肚。

方士之中，始皇帝特别信任一个叫卢生的。卢生很有名气，据说能“上天与神仙为伴”。

“在众多滥竽充数的方士之中，朕只相信你一个人。你去把神仙请来。”始皇帝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另一方面，他想到卢生可能会消极怠工，于是不时大声训斥一通。

“神仙肯定会来到陛下跟前。”每次，卢生都很有把握地回答。他还屡屡作出

保证：只有到那个时候，神仙才会把长生不老之药献给皇帝。然而始皇帝的宫里始终没有神仙飘然而至。卢生无计可施，只好板起面孔，煞有介事地改口说：“因为陛下居所不佳。神仙不喜欢外人，而陛下宫室里常有臣下人等在场，纵使神仙想来，也无法落脚。”他就是用这些荒谬的理论来狡辩。不幸始皇帝正好是个理性主义者，竟然信以为真。从那以后，始皇帝就不再让外人近身。

咸阳宫的殿舍有二百七十栋之多。如此大的宫殿里，皇帝究竟身在何处，一概不许人知道，只有宦官赵高除外。不设宦官这个职位，皇帝就无法亲理朝政。赵高将政务文书拿到宫中，送到皇帝面前，请皇帝裁示，裁示结束，又立马将那些文书送往执行命令的内阁。掌管内阁的是大名鼎鼎的李斯丞相。始皇帝得以统一天下，李斯贡献很大。秦帝国建立以后，这位最大的功臣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宠遇，他的几个儿子全都娶了始皇帝的女儿，他的女儿则全部与皇家结为秦晋之好。始皇帝大兴土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以及征讨边疆等重大决策，都由李斯建议并实施下去。但就连这样一位劳苦功高的老臣，竟然也无法获知自己的主子究竟身在何处。始皇帝日常起居的保密工作就是如此成功，这种谨慎严密的做派倒也完全符合他的个性。

赵高身份如此特殊，完全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宦官并不算人。

历朝历代，帝王身居深宫，任何私生活的秘密，都逃不过那些宦官的耳目，允许他们存在的理由就在于：他们不算人。秦皇宫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宫殿，自然会有成百上千的宫女，以及为整个皇宫服务的好几百个宦官。其中赵高的资格最老，他擅长辞令，头脑机敏远胜他人，为此深得始皇帝的信任。

“赵高简直就像皇帝的影子。”这就是赵高在宫廷里获得的口碑。赵高走路步子极轻，也许是深得某种吐纳术之奥妙的缘故，即使在料理日常生活时，他也不会让始皇帝感到有人在身旁。就是走在铺满青砖的地上，他脚下也从不发出声响，悄然来去。

皇帝每天夜里都要到后宫临幸一个女子。于是每天晚上，赵高都要把皇帝领到某个女人房间里去。皇帝临幸的女子天天都在换。赵高的工作就是安排好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前让女子脱光衣服，检查一遍，以防带有匕首和毒药等；皇帝临幸时，他要监视里面的动静，保证在最高潮时女子不会突然袭击。因此，当皇帝在女子房间里时，赵高自始至终像影子似的待在屋子里侍候。就这样，始皇帝渐

渐得出结论：赵高只是影子，不是人。始皇帝还想当然地认为，神仙也不会把这个影子当成人，因此赵高不会妨碍神仙从天而降。

尽管在始皇帝心目中，赵高只是个影子，但赵高却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常人。赵高心里，这个观点从不动摇。他甚至还抱有这样一种想法：普天之下，还有我这么了不起的人？

赵高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他掌握的都是不为天下人知的事情。对局外人来讲，历史上首次登台亮相的皇帝既新奇又握有绝对的权力，但在照料皇帝日常起居的宦官眼里，这个所谓皇帝只不过一个初露老态的男人，还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荒淫男人。由于一心想延续这种荒淫，这家伙十分害怕衰老，妄想免于死。宦官们根本没把他当做什么皇帝。

赵高跟着始皇帝，不分昼夜在宫中转来转去。他要服侍皇帝大小便，傍晚用热水为他擦身子，献上膳食，整理寝床。也有在一旁打盹的时候，恍惚之中，他脑海里曾闪过一个念头：这家伙的命就掌握在我手里。那感觉就好像自己手里紧捏着一只黄绒小鸡，只要一使劲，那小鸡就会一命呜呼。只要想杀他，随时都能办到。一种无法言喻的目空一切的念头，从此在赵高的脑海里日夜盘旋。只是，如果杀掉始皇帝，赵高的职位和性命也将不保，所以行动毫无意义。虽说如此，毕竟只有自己暗中握有对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这种实实在在的感觉，在他头脑里快速地催生一种奇妙的对权力的渴望。并且，这种权力意识宛如魔法般变得越来越强烈。

赵高拿着文书往返于始皇帝和丞相李斯之间，始皇帝的旨意也由他代为传达。对于李斯来说，既然始皇帝已不得面见，从这位浑身长满赘肉的老宦官赵高口里吐出来的话，就只好信以为真，当成是始皇帝的诏书了。赵高传达始皇帝的旨意时，总要先说上一句“皇帝诏曰”，以显示其无上的威严，暗含着要李斯乖乖听命的意思。

这套把戏，李斯很不受用，不过，惹恼了赵高，就不知道他会到始皇帝跟前怎样告阴状了。虽说独尊法家，但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掌握在始皇帝一人手里，皇帝可以超越法律，也就是说，由赵高传来的话就是法。如果始皇帝听信了谗言，李斯的脑袋立马就得搬家。

最后，李斯终于屈服了，在赵高面前表现出一副极为诚惶诚恐的样子，如同在始皇帝面前一般。

“连李斯都怕我了。”赵高心中暗自得意。

李斯确实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天知道赵高肚子里究竟会冒出什么坏水来！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如果不把赵高哄住，我的性命便岌岌可危。

不过，赵高对李斯还是一如既往地谦恭有礼。因为宦官本来就是奴才，在宫廷里的地位有如猫狗一样卑贱。对待李斯这位秦帝国所有官员的总头领，赵高不得不郑重其事，但言行之间总免不了露出锋芒。当他面对李斯的时候，偶尔还会产生“我就是皇帝”的错觉。李斯则始终保持另外一种心态，在这位丑陋的宦官面前，不敢有片刻的疏忽大意，而是每每将赵高当做皇帝的替身。

始皇帝最后一次外出巡幸，是在阴历十月一个寒冷的日子。

京城咸阳因民工众多而人声鼎沸。始皇帝正在渭水南边兴建一座巨大无比的宫殿——阿房宫。据说仅前殿的一栋房子东西长就达八百米，南北宽一百五十米，屋宇下可容纳一万人。阿房宫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其宏伟壮丽的程度，当世人根本无法想象。服劳役的都是从全国各地驱赶来的农民。在此期间，另一支劳动大军正在咸阳东部的骊山脚下从事另外一项工程。说来可笑，始皇帝本来追求长生不老，却不改其好大喜功的本性，早早地建起了坟墓。而此时，该工程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他这次长途跋涉去巡幸，可能就是为了摆脱这些烦扰而另觅清静。

他先到了风景如画的江南水乡会稽，然后北上过扬子江，又十分难得地沿东海岸一路向北行进，一直到达山东半岛海边的琅邪，来到平原津时，他终于病倒了。按理应该急速返驾咸阳，但他认为这场病不至于终果自己的性命，于是强打精神继续深入北国大地，涉济水，渡漯河，来到一个叫沙丘（今河北省平乡县）的地方。这时，病情已经危在旦夕。巡幸已经过了一个年头，春天匆匆离去，进入盛夏七月。

始终在皇帝身边侍候的赵高不禁暗自紧张起来。

这个时候的赵高已不仅仅是一个宦官，他甚至执掌着始皇帝下诏书时必然要用到的玉玺。在整个巡幸过程中，他一直陪坐在始皇帝的辇辂车内，极为细心地照看着主子。

“万一出点差池，这老头怕要死在沙丘！”赵高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

皇帝的死往往与政变相联系。怕死的始皇帝一直没有确立继承皇位的太子。

他总共有二十多个儿子。长子叫扶苏，温厚文雅而又学养有素，考虑问题不失偏颇，性格与令人怨声载道的父皇迥然不同，在宫内颇受好评，深得民心，名声传遍天下。一般认为，如果扶苏当政，秦帝国将会出现歌舞升平的局面。然而赵高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扶苏当上二世皇帝。

著名武将蒙恬则支持、拥护扶苏。蒙恬出身将军世家。秦还只是诸侯国时，蒙氏家族就已数代为将。蒙恬的祖父蒙骜将军尤其著名，兄长蒙毅也力大无比。蒙恬为秦帝国的建立浴血奋战，帝国成立后，他又率三十万大军北抵塞外荒漠屯边，打败一直威胁中原的匈奴，并修筑万里长城，以防敌人南侵。为建筑长城，他屯兵于靠近边境的上郡（今陕西省绥德县东），在此安营扎寨，得以抵御外患，保证国泰民安。

曾有妖言惑众者说：“亡秦者胡也。”这话传到了始皇帝耳朵里。胡，当然指北方大草原上的少数民族，也包括匈奴。因此始皇帝对在第一线防御胡人的蒙恬十分器重。不仅如此，尽管边境地区有相当一部分百姓对秦并不那么心服口服，但对蒙恬的武功却发自内心地感激。从这个意义上说，秦的威信是因为蒙恬才越来越高。

公子扶苏此时就和蒙恬在一起。这有一个缘故。

始皇帝发起史上闻名的焚书坑儒事件，是在他离开咸阳外出巡幸的前一年。“坑”是执行死刑的一种方法，即将人活埋，历代作为死刑屡屡采用。始皇帝在现今西安东郊挖了一个大坑，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全部埋了。公子扶苏因此第一次向父皇强谏。与父亲和李斯那种严酷的法家思想相比，扶苏还是喜欢温和一些的儒家。扶苏的进谏极大地伤害了始皇帝的自尊心。这且不说，尤其让他感到危险的，是扶苏的想法与他的治国思想完全相悖，于是命令：“你还是暂到蒙恬处去监军吧。”

就这样，始皇帝将扶苏从皇宫赶到了边疆。人们认为，扶苏已无望再当皇太子。然而，始皇帝并没有考虑那么深远，只是想借这件事来教育教育扶苏，让他明白维持帝国的统治是一种多么麻烦的事。扶苏很喜欢蒙恬的刚柔并济，反倒高高兴兴直奔边境去了。

最小的儿子胡亥二十岁。不知为什么，始皇帝就是溺爱这个白白嫩嫩、书生模样的小儿子。我们假定始皇帝并不喜爱胡亥（以下纯属玩笑性质的想象），也许在某一瞬间，他脑子里会闪过一个问号：“亡秦者胡也”中的“胡”，该不会指

的就是胡亥吧？

不管怎么说，如今扶苏去了边境，胡亥则留在了咸阳。

始皇帝的其他儿子就不值一提了。

赵高一直是胡亥的师父。他虽是个宦官，却通晓文字，对法律尤为精通。他向胡亥传授这些知识，师徒之间关系融洽。赵高脑子里想的是，只要胡亥当上皇帝，秦帝国就等于掌握在了自己手里。怀抱这一憧憬，赵高经常在始皇帝耳边吹风，数说胡亥人品如何如何好，又如何如何聪明伶俐等。这次巡视天下，他又建议始皇帝带上胡亥同行，并获得批准。此时胡亥就在随行队伍之中。

赵高心中暗自庆幸。扶苏远在边疆，胡亥却在父皇身边，一切都好策划。赵高在心里琢磨，这事对李斯也有好处，如果扶苏继承皇位，蒙恬就会代替李斯辅佐新皇，李斯势必被疏远。尤为严重的是，扶苏推崇儒家。作为一名狂热的法家信徒，李斯此前对儒家的镇压那么严厉，有被新皇帝治罪的危险。

想到拉李斯入伙轻而易举，赵高心中好不得意。

这天早晨，始皇帝在昏暗的辒辌车中停止了呼吸。赵高在身边伺候到最后一刻。皇帝咽气的那一瞬间，赵高狠狠地扫了一眼背后。有三名手下的宦官正在卧榻后面干杂活。

“听着！”赵高板着可怕的脸孔说道，“陛下没有驾崩，还在这辆辒辌车上，直到还幸咸阳，一直都健在。”他还警告，如果把真相传出去，就将以不忠之罪砍脑袋，还要诛灭九族。三个宦官一齐跪了下去。他们本来就是赵高的同党，根本无须叮嘱。

接下来就是李斯了。

赵高打发两个宦官去叫胡亥和李斯。不一会儿，胡亥赶来了，朝着再也不会开口的始皇帝庄重地行谒见礼。接着，李斯也来到车上。听说皇帝驾崩，李斯大惊失色，几乎无法站稳。

“臣实在不知道。臣身为丞相，却不知道陛下已病到这种程度。”李斯额头咚咚碰着车板，痛哭失声，心中既怒又怨：老丑的宦官竟然没把皇帝的病情告诉我！真想寻个理由杀了这狗东西！法令是李斯制定，找个由头让赵高身首异处，对他而言轻而易举。不过，赵高有了新的保护伞，他对胡亥的态度转瞬之间就变得恭恭敬敬，简直就像儿子对老子，但他暗中始终紧盯着李斯。

不久，赵高让其他宦官离去，车里只剩下三个人和一具尸体。赵高抬手把烛光弄得更亮一些，然后一声不响地从车棚顶上取下一卷帛书，展开给李斯和胡亥看。二人抬眼一瞧，是始皇帝的遗诏，连忙倒地跪拜。赵高说，始皇帝临终之前，已察觉到难逃一死，便将自己叫到身边，令他记下口述的诏书，内容有关继位事宜，并指明送给身在边境的长子扶苏。上面写着：“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将兵权交给蒙恬，急速返回咸阳参加朕的葬礼。）

遗诏虽然并没明确指示要扶苏继位，但意思与指名并无二致。只是更大的问题在于，如果按这份遗诏去做，说不定蒙恬会亲率边境的军队，一路保护扶苏返回咸阳，那时京城便会理所当然掌握在扶苏手中。

“这份诏书将暂缓送给蒙恬将军。”赵高的语气仿佛在宣读诏书。

李斯抬起苍老的面孔，刻意现出疑惑的表情。

赵高离开胡亥，将老脸贴近李斯，说道：“请听好！如果人们都知道陛下驾崩，帝国将毁于一旦。路上会有乱民造反，挡住这支队伍，军队能否保持冷静也难以预测。”然后他厉声问道：“丞相，这份诏书一旦送抵边境，陛下驾崩的真相就将大白于天下。是为帝国的灭亡推波助澜呢，还是封锁消息，回到咸阳后再举行盛大的国葬，以尽力避免帝国崩溃？”

李斯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决心已定，点了点头，说道：“就依赵公公的意思。”

没过多久，载着始皇帝遗体的大车从沙丘出发了。

已死的皇帝巡幸天下，这种事真是闻所未闻。黑色的旌旗挥舞着向前移动，文武百官簇拥在辇车前后，其壮观景象一如既往。没人知道始皇帝已成了一具尸体。

辇车上，只有赵高与那具尸体。早膳晚膳也都由坐在尸体旁边的赵高享用。此次巡幸途中，始皇帝每天早晨都要接受李斯率领的百官朝拜。文武百官列队来到车前，却从未见到皇帝一眼，因为外面有珠帘遮挡。从这天开始，由赵高坐在珠帘后面接见他们。

赵高成了“皇帝”。

简直荒唐透顶！皇帝死后的第一次早朝，李斯心里恨得要死，真想从赵高身上揪下一块肉来。

早朝结束后，“始皇帝”将胡亥叫了过去。这让众人心生疑惑：皇帝难道不打算藏起来了吗？胡亥顺着台阶上到车里。车内故意弄得很暗，朱红色的柱子显得沉甸甸的。在阵阵扑鼻的尸臭中，赵高端然而坐。

“根据遗诏，长子扶苏将继承帝位。”赵高摇晃着身体小声说道。

四只车轮向前滚动，发出隆隆声响。赵高接下来的话大意如下：如果扶苏继承帝位，其他有能力的皇子都将被除掉，特别是受到始皇帝偏爱、曾传说要继承帝位的胡亥，届时更将是在劫难逃，这种事有无数先例。“正如许多前车之鉴所昭示的那样，出于防范叛乱的目的，公子也会被杀头，您能忍受吗？”赵高加重语气。年少的胡亥简直闹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恐怕只能如此了。先帝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说完，赵高指了指车棚顶上的遗诏说，“那份遗诏，除了您、李斯丞相和老奴以外，天底下再没有人知道。现在就看您如何决断了，只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成功返回咸阳的当天就登基也并非不可能。”

胡亥浑身发抖，因为赵高的意思像是要伪造遗诏。然而老宦官却不允许胡亥支支吾吾，几乎是在逼迫胡亥决断。最后，这位少年终于垂下头，有气无力地应诺了。

赵高有了靠山，接下来轮到收拾丞相李斯了。他单独把李斯叫进车里。

李斯得知密谋，颇感吃惊，而且大为恼怒。不过，他竭力按捺怒火，说道：“赵公公啊，你的想法不对，非但不符合为臣之道，更会导致天下大乱。”

李斯这个出色的政治家，不是那种能对丑恶行径熟视无睹的人，他的学识，他的施政理念，都贯穿着带有他本人个性的强烈正义感。他不肯与赵高为伍。况且，他的法制观念也不允许他这样做。所谓臣者，并非自由之身，服从主子的命令，才是为臣之道。主子在世时能够遵从，主子一旦离世，就践踏其遗言，这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

“这种想法，老朽不敢苟同。”李斯说道。

赵高开始威胁：“在我大秦，丞相只是一代君主的丞相。”他还说，先朝的丞相，从没有下一代还会任用的。扶苏公子如果做了皇帝，丞相非蒙恬莫属，你李斯恐怕只会落得个脑袋搬家的下场。因为历朝历代的丞相，在他们侍奉的主人死掉以后，都无一例外地被罗织出各种罪名，甚至株连九族，被赶尽杀绝。

“丞相有自信能免祸吗？”赵高问。



“能！”李斯很想这样说。他有这种自信，因为当初连连向秦王政献计献策，把六国灭掉的，正是他李斯。在嬴政成为这片大地的君主之后，又是他制定了所有治国安邦的政策。

不过，与其说李斯是个政治家，还不如说是一位优秀的帮工。能为始皇帝这个具有强烈个性的独裁者服务，所提方案还会被接纳，自然风光无限。然而作为政治家，他就显得魄力不足了。赵高很清楚这一点。他说：“蒙恬功勋卓著，并不像丞相您，是位屡有建树的文臣。但蒙恬一旦当上丞相，能耐大概也跟您不相上下。可是要由丞相去统率三军建功立业，恐怕就不敢想象了。还有，丞相认为，在天下老百姓心目中，谁的威信和声望更高一些？更重要的是，扶苏公子一旦当上皇帝后，丞相认为他会和谁更亲近？”

李斯用力摇摇头，说：“蒙恬全都比我强。”接着，他又很不高兴地问：“为什么要问这种事？”

“老奴是想知道丞相您如何评价自己。蒙恬各方面都强，这就意味着下一任丞相非他莫属。如此一来，丞相哪里还有活路？不过，还是有一条解救之道。”

那就是让胡亥当皇帝，幸好先帝的遗诏还在，玉玺也由赵高保管，诏书马上就可以改……

“但是要丞相您点头。”赵高紧追不舍，“幸好这个秘密只有我们三人知道，连天地神灵都不晓得。胡亥公子已经同意，只要您肯答应，问题就解决了。”

面对赵高的威逼利诱，李斯一直在抵抗，他心里斗争很激烈。而赵高巧言令色，找出一切理由，像蜘蛛用网缠住小虫子一样抓住李斯不放。李斯终于败下阵来。他仰天长叹：“生于无聊之世，关乎无聊之人，竟被拉入可耻之列！”说完就伏下身子，揪乱了头发，痛苦地呜咽不止。

赵高成了这次密谋的主使。

地点就在辇轿车内，始皇帝的遗骸躺在一边。赵高首先伪造出皇帝令胡亥继位的遗诏，让胡亥和李斯过目。两人既已走到这一步田地，根本无心再发表议论，都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接下来赵高宣布，必须将扶苏和蒙恬除掉。

“啊？”胡亥脸色大变，仿佛被吓破了胆，“要杀他们？”

“当然。如果不将理应当皇帝的大公子和本朝第一流的名将除去，您即使登上帝位，扶苏公子也会愤愤不平，进而收买天下人心，到时蒙恬再率大军把咸阳城团团一围，我们的苦心也就全部成了泡影。”